

人生黄金法则书系

感动生命的故事

张弘 刘彩雷 主编



远方出版社

人生黄金法则书系

感动生命的故事

张弘 刘彩雷 主编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感动生命的故事 / 刘彩雷编.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7. 1

(人生黄金法则书系 / 张弘主编)

ISBN 7-80723-198-X

I. 感... II. 刘... III. 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5399 号

人生黄金法则书系

责任编辑: 王 福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印 刷: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数: 3000 千字 印张: 220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723-198-X

总 定 价: 60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纵情地歌唱生活..... (1)

老山姆与橡树..... (2)

橘子..... (7)

101岁成名的画家..... (11)

信童传情..... (14)

他要感谢那只手..... (19)

森林里的“音乐家”..... (21)

太太,你很有钱吗?..... (25)

发上之花..... (27)

你不必完美..... (30)

快乐的流浪女..... (32)

它救了我..... (33)

勇于信任..... (35)

圣徒..... (38)

穿着军服的天使..... (40)

纵情地歌唱生活..... (42)

第二章 母爱的力量	(45)
寻到了声音	(46)
永远不说你是做不到的	(53)
为我唱支歌	(56)
金翅雀	(60)
悬崖上的杀手	(63)
凡事要想开点	(66)
好友	(68)
妈妈的账单	(72)
从罗丹得到的启示	(74)
冬天里的两个秘密	(77)
难忘的体罚	(82)
第三章 爱的寻找	(85)
千万别这样完结	(86)
爱的寻找	(90)
红木钢琴	(95)
萦绕在心头的幻影	(98)
爱的故事	(103)
很可能……他叫希内斯	(105)
一个可以站立的地方	(109)
彩虹	(112)

她是我的朋友·····	(114)
我迷路了吗·····	(116)
柯蒂·····	(118)
第四章 超越生命的障碍·····	(123)
你是自己思想的主人·····	(124)
真高·····	(127)
追求无限潜能·····	(131)
一千颗弹珠·····	(133)
勃朗台三姐妹和弟弟·····	(135)
赤脚男孩的长征·····	(137)
秘密花园·····	(141)
困陷在冰川·····	(144)
我的面前没有高山了·····	(151)

第一章

纵情地歌唱生活

老山姆与橡树

我看我们大家都能回忆起给我们留下至深印象的童年往事。反正我就能。有一件事儿，即使过了四十年以后，依然铭刻我心——不必说，它当时定给只有十岁的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当时，嗡嗡飞弹在伦敦和周边的郡县上空呼啸逞威，因此我父亲决定将我和母亲送到乡下避难。一颗飞弹就在我家附近爆炸，掀掉了我家屋顶，击碎了屋内所有的窗玻璃，房屋被炸得无法居住了。就这样，父亲把我和母亲安顿在萨默塞特郡的一所教区牧师宅院里。对我来说，这是激动人心的新生活的开端——一个城市孩童置身于乡间深处，必定会有这种体验。

这所牧师宅院非常古老，而且，在我这样一个孩童的心目中，庭园非常辽阔。庭园一面靠河，另一面环绕一堵年代悠久的残垣。我非常喜欢钓鱼，因此，这种毗河环墙的地形对我是最有利不过了。

这个庭园说有多大就有多大，由一位名叫山姆的老人悉心照管。他是从邻村来的。他年纪已有一大把，谁也不知道他年龄到底有多大。小伙子们一个个都应征入伍去了，教区牧师没办法就

只得逮着谁就让谁来管理这不成模样的庭园。不过，老山姆倒是自告奋勇要做这份差事的。人们一向称他为“老山姆”，其实他看上去精神矍铄，毫无老态龙钟之相，一点也不显年老：论干活儿，他完全可以与许多比他年轻二十岁的人平起平坐，虽说不一定超得过他们。他的主要职责就是给道路两旁除杂草，修剪草坪，料理菜园。他通常把这一切称做“我的战果”。

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老山姆与我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老年人和年轻人往往能建立起这样一种友谊。他对乡村无所不知，简直是一部活的百科全书。无论我问什么，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予以解答。他领我到河岸边的钓鱼胜地；他带我去看庭园里树上和灌木丛中的鸟窝和兽穴；他向我展示了许许多多的自然奇观，让我这个无知的城里人眼界大开。他有着无穷无尽的耐心。

在教区牧师宅院里过了数月后，我们成了知心朋友。在那段时间，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对任何人或任何事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有一次，我就向教区牧师提起这一点。

“我从小就跟他认识了。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发过一次脾气。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对任何事生过气。要是大家都能像他那样，我们就可以在人生的紧要关头，在艰难困苦面前，保持一份镇静。”教区牧师答道。

虽然当时我并不明白“镇静”为何物，但这个字眼听上去非常堂皇气派。我觉得老山姆是个了不起的老人。显而易见，教区牧师也是这么认为的。

夏天过去了，秋天也不知不觉地为冬天开了路。老山姆依然每周来两三天，我在庭园里尽量助他一臂之力：扫扫树叶呀，锄锄杂草呀，堆叠堆叠柴木供冬天生火呀，等等——可他不太要我插手帮忙。春天早早地就来临了。虽然我母亲说我只能“新奇一礼拜”，但我帮助老山姆的热情依然高涨，丝毫没有有任何消退的迹象。

那是在四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我才看到了老山姆出人意料的另一面。我知道他是信教的，因为他是一名教区副执事。但是我对教堂外的任何说教还不清楚：连教区牧师也只站在布道坛上布道说教。

那天，老山姆和我正在给小径锄杂草。那是一条长长的小径，从停船的棚屋，直到宅院的后部。这份锄草的活儿可繁重了。在游访小河与探察小径旁灌木丛生的其他胜景的间隙，我已帮了他大约一个小时的忙。此时，我坐在草皮上，注视着干着活儿的老山姆，我的头顶是一棵棵橡树。他慢工出细活，决不费多余的劲。他不时地往前推动手推车，锄了大约二十英尺的路面上的杂草后他就折身返回去推手推车。就在他来来回回经过我身旁时，他突然看到我在漫不经心地拔小橡树。这些小橡树是春天从橡树上坠落下来的橡子生长而成的。我正在拔一棵橡树苗时，只听到老山姆猛地吼了一声：

“住手！你给我住手！你别去碰那些橡树。”

我呆若木鸡地瞪着他。他越过草地，急匆匆地朝我奔来，其步速之快出人意料。

“不许拔，小伙子。你帮我忙我不介意，可你拔橡树哪里是在帮人呢？”

我继续瞪视着他，我可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如此激动。他刚才急奔过来，跑得满脸通红通红的。他的脸扭曲着，上面分明写着劳累和愤怒。

“可是……可是……”我开口道。

“什么可是可是的。你给我住手。我没有说过你可以动它们。”老山姆站在那儿，居高临下地怒视着我，气喘吁吁地说道。

我蓦地回过神来，张口说道：“我不明白。我做错了什么吗？今天我是帮您给小路锄杂草，而刚才我只是从草中拔掉这些东西。难道您不想把它们拔掉吗？”我自己也上气不接下气了。

老山姆似乎突然变小了，他不再怒视我，并用较温和的口吻同我说话。

“是的，小伙子，我是要拔掉它们的，但不是今天，大约再过一个月之后我才来整理草坪，到那时再拔吧。”

我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了，虽然此时我已宽慰了许多，因为他看上去比刚才已消了一大半怒气。

“我还是不明白。要是您以后要把它们统统都拔掉，那么我为什么不能现在就拔了它们呢？”

老山姆欲言又止。他挨着我坐在草地上，开始捻卷一根细细的、不成形的香烟。

“要解释明白很难噢，小伙子，”他说道，“我们大家时常需要一点帮助。”

我一言不发。我心里想也许他已发疯了。帮助？他到底在说啥呀？他看出我一脸的迷惘。

“我知道这似乎很难理解，小伙子，”他边说边将零零落落的烟丝塞进卷烟里，“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大家时常需要一点帮助。从树上坠落下来的每一颗橡子都有一段艰难的日子。假如它没有被昆虫或松鼠吃掉，它可能也会成为鸟的口中之物。只有少数的橡子扎下根，长成橡树，而人类也没帮上什么忙。我们不应该过多地侵扰大自然。也许再过一两个月，我就要在这些树下做一番大清理，把这些小不溜秋的东西除个干净，唉……也许我不会到这儿来干活了。上个月我刚过完九十岁生日。所以，要是过一两个月我干不动了，那么这些小玩意儿就可以继续生长下去了。万物都有生长的时节，你可知道。”他打住话头，开始摸弄一盒火柴。火柴上面画有一艘航船，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半晌，我都没有说一句话。最后，我终于开了口。

“可您是个园丁。您不让我拔这些橡树苗是有违您的利益的。我还是不明白您为什么不让我拔掉它们——您阻止我其实是在帮

助这些小玩意儿。”

他不慌不忙地暗自一笑。他想点烟，但开始并没有点着，所以趁他再点之际，我在心里窃想他到底会用什么话来回答我。这一次香烟终于点着了。他吐出一口烟，在宁静的晨曦中它显得那么温暖和煦，香气宜人。

“小伙子，要我解释个明白实在是太难了。你说得对，我是个园丁，阻止你拔苗是违背我的利益的。正像你说，我这是帮助这些橡树苗。但是，有各种各样的帮助，牺牲你自己的利益去帮助他人，这才是真正的帮助。而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很难的，小伙子。”

那时，我并没有真正明白此话的含义，但随着我慢慢成长，每年我都有更深切的理解。就在那年春天，山姆去世了。因此无论是当年还是往后的岁月，都没有人去拔橡树苗了。老山姆的葬礼举行后不久，教区牧师也搬走了。教区牧师宅院空荒了多年，最后终于破败荒弃：要保养它费用太贵了，谁也保养不起。

几年前，我在附近旅游度假，就重返牧师宅院。我在庭园里逗留了一个小时。此时的庭园杂草遍生，荒芜不堪。但在河边，在一段残留的小径附近，一大片壮观的橡树林赫然在目。我心中暗暗一笑。我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在我耳畔回响，“你别去碰那些橡树”，可是那只是河边吹来的一阵微风。

卡瑞·布赖顿 著

橘 子

冬天的一个傍晚，天空阴沉沉的，我乘上一列由横须贺开往东京的上行客车，坐在软席车厢的一个角落里，呆呆地等待着发车的铃声。异常的是在电灯早已亮着的车厢里，居然就只有我一个旅客，朝窗外望去，那昏暗的月台上，今天也很特别，竟连个送客的人影都不见，仅有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小狗时而发出凄厉的吠声。

不知怎的，此情此景跟我当时的心情颇为相似。无法形容的疲劳和困倦，在我的脑海里投下了一片灰蒙蒙的阴影，灰得像临下雪的天空。我双手插在兜里，一动不动地坐着，提不起一点精神来，甚至不愿把兜里的报纸拿出来翻一翻。

不一会儿，发车的铃声响了。我这时才感到心情舒畅一点，同时把头靠在后面的窗沿上，漫不经心地等待着眼前的车站徐徐后移。车站并没移动，却从剪票口处传来一阵尖嚣的木屐声。紧接着，在列车员的几声喊骂声中，我乘坐的软席车厢的车门哗啦一声打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匆匆忙忙地跳上车来。就在这当儿，火车剧烈地摇晃了一下，便慢慢地开动起来。一根根打眼

前徐徐晃过的、竖在月台上的电柱，一辆多半是被遗忘在那儿的运水车，以及正向车厢里的一位旅客道谢的搬运夫，所有的一切，都在朝着窗门漫卷过来的煤烟中无可奈何地消失在车后。我总算松了一口气，一边点着香烟，一边第一次抬起困倦的眼睑，朝坐在我前面席位上的小姑娘的面孔瞅了一眼。

看样子，这是一个地道的乡下小姑娘，干枯的头发绾成银杏叶式，满是横裂纹的两颊红得令人感到不快。而且，耷拉着沾满油污的浅黄色毛线围巾的膝盖上，放着一只大包裹，那双抱着包裹、生满冻疮的手，小心翼翼地紧捏着一张红色硬席车票。我不喜欢小姑娘那张庸俗低劣的脸庞，对她那身邋遢的衣服也很讨厌，尤其令人生气的是她愚昧无知到连软席跟硬席也分辨不清。所以，我点着了香烟，也出于想忘掉小姑娘的存在，便漫不经心地把兜里的晚报拿出来摊在膝盖上阅读起来。这时，落在晚报上的户外光突然成了电灯光，几栏印刷低劣的铅印字特别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不用说，火车已钻进了横须贺线上无数隧道中的第一号隧道。

许是为了安慰我那忧郁的心情，即便稍微浏览一下让灯光照亮的晚报，就可以发现社会上也同样充满着平凡庸俗的人和事：和谈问题、新娘新郎、贪污事件、死亡广告……当火车钻进隧道的一瞬间，我不禁产生一种错觉，以为火车在朝着相反方向行驶，同时，机械地把这些索然无味的消息挨着看了过去。即便在这段时间里，我也每时每刻感到，那个脸上仿佛凝结着现实中各种卑鄙和庸俗的小姑娘正端坐在我前面。无论是在隧道中行驶着的火车和那个乡下小姑娘，还是充塞了平庸消息的晚报，全都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一个神秘、低级、无聊的人生。我感到一切都毫无意义，于是就把看了一半的晚报丢在一旁，又把头靠在窗沿上，死一般地闭上双眼打起盹来。

这样过了几分钟，突然感到似乎有一样东西向自己扑过来，

不禁睁开双眼环视四周。原来，不知几时，那个小姑娘已从那头移到了我前面一排的临窗座位，而且几次三番地想要打开车窗。可是事与愿违，沉重的窗门怎么也打不开。那满是横裂纹的脸颊越来越红，抽鼻涕声随同轻微的喘息声急促地传入耳鼓。不用说，这般情景也确实引起了我几分同情。

四周一片昏暗，惟枯草还在明亮可见的两侧山腰正渐渐逼近车窗。仅从这一点，也应该马上明白火车快临近隧道口。然而小姑娘全不理睬，还是固执地要打开那扇特意关好的车窗。我无法理解其中的道理，不，甚至只能认为这完全是小姑娘的怪癖。所以，我依然冷若冰霜，眼里露出差不多是祈祷她永远失败似的眼光，冷酷地凝视着她正用生满冻疮的手拼死地想要打开车窗的情景。

不一会儿，火车拖着震耳欲聋的吼叫声冲进了隧道。这时，小姑娘想要打开的车窗终于叭嗒一声掉了下来。于是，一股股乌黑的空气——煤烟灰仿佛全溶化在里面似的——从四方的窗洞里喷涌进来，顷刻间变成令人窒息的烟雾，蒙蒙地迷漫着整个车厢。我甚至来不及拿手帕捂住脸孔，烟雾就迎面扑来。我本来喉咙就不舒服，这一来更是咳个不停，差一点透不过气来。

小姑娘依然对我毫不介意，只管把头伸出窗外，银杏叶式的头发在夜风吹拂下，微微飘动。她就这样一直远眺着火车行进的方向，正当我借着灯光透过煤烟注视她那身影时，窗外渐渐地亮堂起来，泥土味、枯草味、水汽味也随着寒气从窗外飘进来，于是咳嗽也慢慢止息。否则，我说不定会劈头盖脑地怒骂这个陌生小姑娘，而且还要叫她照原样关上车窗。

这时，火车已安然穿过隧道，正驶过坐落在两座枯草丛生的荒山之间一个穷山镇的镇边铁路岔口。在铁路岔口的周围，杂乱地拥挤着一片简陋的草房和瓦房。大概是铁路岔口管理工具的吧！仅有的那面已经发白了的信号旗在暮色中懒洋洋地飘拂着。

我刚想总算出了隧道，看到那凄凉的岔口栅栏那边，挨个地站着三个脸颊红扑扑的小男孩。他们全都是矮矮的个头，就像被那阴沉沉的天空压缩成似的，而且身穿着跟那镇边的凄凉景物相同颜色的衣服。三个孩子一边仰望着火车通过，一边一齐举起小手，拉高尖厉而幼嫩的嗓门，极力地迸发出一阵无法听懂的喊声。

就在这一刹那，只见那个小姑娘把半个身子探出窗外，伸出生满冻疮的手，在一个劲儿地左右挥动。突然，约摸五六只黄灿灿的惹人喜爱的橘子从空中纷纷飘落在目送火车驶去的小男孩身边。我不由得愣住了，而且也正是这一瞬间，明白了所有一切。小姑娘，这位多半是去当女佣的小姑娘把藏在怀里的几只橘子从车窗扔下去，酬劳那三个特地赶到岔口来为自己送行的弟弟。

暮色笼罩着镇边铁路岔口，仿佛小鸟般尖叫的三个小男孩，以及飘落在他们身边的鲜艳的橘子颜色，所有这些情景虽然只是顷刻间一闪而过，却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不禁感到一阵无可名状的快慰。我昂然地抬起头来，判若两人似的重新打量着那位小姑娘，仿佛她是另一个人。不知几时，小姑娘已重新端坐在我前面的那个座位上，依然把满是横裂纹的脸颊蜷缩在浅黄色的毛线围巾里，同时抱着大包裹的手里，紧紧捏着一张硬席车票。

我只有在此刻，才得以暂时忘却那无法形容的疲劳和困倦，以及那神秘低级、无聊的人生。

〔日〕芥川龙之介 著

101 岁成名的画家

我认识哈里·莱伯曼先生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百岁老人了。那一天，天气又热又闷，就连不见阳光的荫凉处也达到40℃的高温。来到他在长岛的住处，我还以为这位老画家一定坐在舒适的空调室里等我。然而出乎我的意料，他正在树荫下专心致志地绘制一幅油画。他告诉我，他刚刚同一个日历出版商签订了一项七年的合同，画架上的作品即是其中之一。

老人身材瘦长，脸上皱纹已深，下巴留着一撮胡须，头发花白，但却精神焕发，衣着也很讲究，看上去最多不过八十岁。八十岁！这正是他开始学习作画时的年纪。

莱伯曼是在一所老人俱乐部里和绘画结下缘分的。那时，老人歇业已有六年。他常到城里的俱乐部去下棋，以此消磨时间。一天，女办事员告诉他，往常那位棋友因身体不适，不能前来作陪。看到老人的失望神情，这位热情的办事员就建议他到画室去转一圈，还可以试画几下。

“您说什么，让我作画？”老人哈哈大笑，“我从来没有摸过画笔”。